

中国地方志详论丛书之十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丛书之四十

甘肃方志述略

周丕显等 编著



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

甘 肃 方 志 述 略

周丕显等 编著

DC11/L9

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

吉林省内部资料准印证第032号

封面设计 韩在贤

编辑者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
出版者	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
印刷者	长春市印刷制本厂
出版日期	一九八八年二月
地址	长春市吉林省图书馆
电话	884647

编 者 前 言

费了整整三年多的功夫，这套由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近百名图书馆学、目录学专家和地方志专家们通力合作，集体劳动的结晶——《中国地方志详论》丛书，在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直接支持与具体合作下，其各分册的书稿多已数经编审与修改，即陆续可签付型投入印刷了。

承蒙中国地方志协会副会长董一博同志、中国地方史志专家、前辈学者朱士嘉同志为本丛书题签，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王季平同志、中国地方史志专家、前辈学者傅振伦同志为本丛书撰写了序言，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和有关专家、学者、书法家们分别为丛书各分册写序或题签，或慨然允诺担任本丛书顾问，特别是王季平同志和中共吉林省委副秘书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江涛同志、吉林省文化厅顾问李石常同志、吉林省文化厅厅长吴景春同志、吉林省图书馆顾问王化长同志、吉林省图书馆原馆长许鼎同志等对丛书的编辑出版给予大力支持，这使我们丛书的编者和各分册的撰稿者倍受鼓舞，大家内心的喜悦之情远非笔墨所能表达，在此，我们对领导和专家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根据图书馆界多年以来开展为读者提供地方志遗产的咨询服务工作中的体会，我们感到对浩如烟海的方志遗产进行分地区的研究，对方志学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是一项迫在眉睫的工作。鉴于绝大部分的方志遗产是藏在图书馆里的，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于一九八〇年成立了地方

史志研究组，邀请国内各省、市、自治区的有关专家撰写文章，在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支持下，于一九八一年十月，编辑出版了《中国地方志论丛》。

此后不久，地方史志研究组又提出了将原《中国地方志论丛》的内容加以扩展，使之向具体化、纵深化和有序化的方向再进一步研究、介绍的计划，并立即付诸实施。首先，在原《中国地方志总论》一书基础上，编辑《中国地方志论集》。从我国1911—1983年近百种报刊中收录、选辑有关地方志的论文五十余篇，分建国前后两册出版，作为丛书的总论部份，书后附有1911—1983年中国地方志论文索引。

其次，在原《中国地方志分论》一书基础上提出《中国地方志详论》丛书（一度曾题为《中国地方志考评》丛书）主体部分的编辑方案和组稿计划。我们的宗旨是：对全国每一省、市、自治区的方志遗产分别编辑出版专书予以深入、具体的评析和介绍；将我国方志遗产作为一个系统对待，通过整体性和有序性的考评，使这整个文化信息构成的大厦的阶梯层次和全面结构轮廓，逐步呈现在读者面前，供有效地利用。一九八二年五月，我们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有关专家发出倡议，确定了《中国地方志详论》丛书各分册的主编及撰稿人。

这一编辑计划得到了全国同行的积极响应，各分册的主编都真正地尽到了责任，他们或身体力行，全力以赴，或与同仁们鼎力协作。在将本省范围内的全部方志研读一遍后的基础上，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并抓住主要特点，评介志书价值，然后撰写成文。根据丛书编辑体例的要求，现在各分册的内容一般皆以该省级现行行政区划辖下的地区、行

署、省辖市（州、盟）为单元立题，有多少地区级建置，即写多少篇考评文章。大体上说，每省级下辖的地区级方志，是以旧府志、厅志、州志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同时也未忽略对其属下的县级方志（包括土司、卫所、山川、寺庙志乃至重要的乡镇志）的研究与介绍。每篇文章字数均从实际出发，材料丰富者多写，单薄者少写，力求用宏取精，爬梳抉剔，使这批科研成果在汇编成册时，在本地的方志宝库与读者利用之间搭起一座桥梁，起着一种信息媒介的作用。

本丛书是集体努力的成果，在三年多时间内，我们地方史志研究组的同志只不过是起了一个穿针引线的作用。即使这些微的作用，也未能如愿尽责。由于我们人少力单，学浅闻隘，无论在总体设计还是在每种书稿的编审过程中，力不从心和事与愿违的情况，是比比出现的。加之，各省、市、自治区的地方志遗产分布很不平衡，各分册的撰稿者所下功夫或深或浅，难能一致，故丛书的疏漏谬误之处，在所难免，为此，尚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在本丛书初审部份稿件时，曾得到北京图书馆徐文绪同志、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谢灼华同志、首都图书馆冯秉文同志、青海省图书馆陈超同志、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倪波同志等的关怀和协助，我们愿借丛书的出版来表达感谢之情。尤其令我们难忘的是：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原中共吉林省委书记、吉林省省长栗又文同志，在他古稀之年任职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期间，一直对编辑本套丛书予以关怀，并多次派他的秘书高甫同志向编委们传达他的具体指示意见。遗憾的是，在丛书编辑过程中，栗老溘然长逝。他身虽永息，遗志人间。我们今天仅以丛书的出版告慰

前辈英魂，倘栗老有知，亦当含笑于九泉了。

愚智钝才拙，于方志之学，更浅尝辄止。丛书之议，初仅为方便读者利用，殊料区区微旨，竟至滥觞。忝为编者，诸同志嘱我将大家心底的话写出，唯唯录实而已。所言极浅，更难免出乖露丑，尚祈专家教正是幸。

金恩晖

一九八五年一月十日

《中国地方志详论》

总顾问 王季平 刘云沼 江 涛

顾问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 也	王化长	王承礼	王季平	王洪延
孔经纬	史念海	江 涛	安作璋	刘文泉
刘云沼	刘 发	刘纬毅	许 鼎	孙 暇
全树仁	朱士嘉	来新夏	李文焕	李石常
杨令德	张博泉	陈兆礼	陈 坚	吴 枫
吴景春	谷 苞	佟 冬	罗继祖	金云铭
赵其昌	郝树侯	胡公石	郭允贤	夏为民
高 叶	贾士金	黄静波	蒋元卿	董一博
傅振伦	颜中其	薛 虹	穆恒洲	

《中国地方志详论》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 金恩晖

副主编 曹殿举 王中明

编辑委员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 文	王中明	艾秀柏	张凤桐	张国治	张 钧
张朝清	陈久仁	邹秀玉	金恩晖	赵铁岩	郭建文
徐光复	曹殿举	傅朗云	赫彦生		

目 录

编者前言	金恩晖 (1)
甘肃地方志略谈	周丕显 (1)
甘肃地方志简介	牟实库 (12)
三陇方志见知录	张令瑄 (19)
甘肃新通志稿校读简记	张令瑄 (53)
《甘肃新通志稿》校勘意见	张令瑄 (55)
甘肃省通志考略	牟实库 赵世英 (59)
临洮地方志简介	赵世英 张季容 (74)
临夏自治州地方志提要	张思温 (94)
平凉三志综述	张德方 (106)
陇西地方志浅议	牟实库 (124)
《重修皋兰县志》与《皋兰县新志稿》简介	
.....	王九菊 (136)
甘肃历代建置沿革	赵世英 (143)

甘肃地方志略谈

甘肃地处黄河流域上游，为黄河流域文化重要发源地之一。在新石器时代，甘肃已有永靖马家窑文化和兰州青岗岔文化。秦汉以来，匈奴、大月氏、乌孙等民族，在这一带长期活动，形成了对中原民族的威胁。甘肃成了历代统治者抵御外族入侵和向西拓边的根据地。六朝隋唐以后，中西陆上交通渐开，甘肃又成为中西交通要冲之地和最先接受外来文化的地方。元明清三代，民族杂居和迁徙情况复杂多变，形成了甘肃地方志书的多样性、复杂性和源远流长的特点。

现存甘肃各类地方志 209 部，含通志 5 部，府志 9 部，县志 178 部，采访录、乡土志 17 部。最早为唐开元间写本敦煌卷子《沙州都督府图经》，最近的为一九五八年编的《河西志》。

唐代的沙州，即今之敦煌。《沙州都督府图经》就是唐代敦煌的一部地方志，也是甘肃历史上最早的一部地方志。

《沙州都督府图经》，一九〇八年法国伯希和自敦煌藏经洞劫走，现存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编号为伯氏第二六九五。因首尾残缺，初不知其为何书，伯希和曾考为刘宋段国《沙州记》（《沙州记》亦名《吐谷浑记》）。一九〇九年罗振玉得到伯希和所赠该卷照片，经罗考证，认为伯氏考为《沙州记》无据，易名为《沙州志》，收录在罗编印的《敦

煌石室遗书》中，并作跋文二则和《沙州志残卷校录札记》一卷，以为考释。一九一三年，罗氏认定它是唐代的“图经”，又易名为《沙州图经》，收入他编印的《鸣沙石室佚书》中。直到一九一六年，伯希和在通检其所得敦煌书卷时，发现伯氏第二〇〇五号短帙残卷，其长更不及伯氏第二六九五号卷，其内容为唐时沙州舆地，持与伯氏第二六九五号卷校，其相当部分，除个别文字少有违异外，余均相同，而伯氏第二〇〇五号卷末尾，有“沙州都督府图经卷三”字样，至此，才知道伯氏第二六九五号卷的正确书名为《沙州都督府图经》。

《沙州都督府图经》，这部唐代敦煌的地方志书，为历来官、私目录均未曾著录，亦未被类书、史书、史注所征引，自敦煌石窟在十一世纪前叶，因党项族进入河西而封闭的近千年来，我国历代学者，无从得知这一部重要的西陲地志著作。

这卷“沙州图经”，保存了中古时代有关敦煌历史、社会、地理、文学、宗教、自然资源，以及中西交通、河流、水渠、泊泽、池堰、古城、学校、殿堂、歌谣、祥瑞、驿站、北凉、西凉史事等多方面的资料，极为丰富，有许多确为历来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就河流、泊泽、地堰而言，独利河、兴湖泊、三泽（东泉泽、大井泽、四十里泽）、二堰（长城堰、马圈口堰）均为历来任何图籍所不载。宜秋渠、孟授渠、阳开渠、都乡渠、北府渠、三丈渠、阳安渠等七渠之名，除都乡渠见五代晋高居海《使于阗记》外，余均不见他书。

“沙州图经”，对上述水泊、渠道、池堰的发源、方位、流向、面积、深度以及名称来历，多有详细描述。

这些记叙之所以重要，因“沙州图经”所引诸书，如《西凉录》等，为唐宋以后久佚之书；今本《十六国春秋》中之《西凉录》，乃明清人所辑，已非崔鸿原帙；由引书尚可考见李氏统治西凉的某些史事，为今本《十六国春秋》和其他见存文献所不载。其次，从“沙州图经”所提供的众多的河流、湖泊、池堰等资料来看，中古时代敦煌的水利资源是相当丰沛的，如果利用“沙州图经”的水利地理资料，来复原一幅唐代敦煌的河流、湖泊、渠道、池堰分布图，并利用这幅复原图来探索今天敦煌地下水的分布、流向，对开发敦煌地下水源，规划治沙，将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沙州图经”所记盐池三所：东盐池、西盐池、北盐池，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仅记东盐池，说在州东北四十七里，与“沙州图经”所记合。西、北两盐池，《元和郡县志》失记。如能根据“沙州图经”提供的地理资料，来寻找这些盐池的所在，并开发利用，则对甘新青交界三角地区的民用和工业用盐，将是有益的。

“沙州图经”所记驿站十九所，每驿详记其位置、与州城距离，与附近驿站之方位、距离；驿站有所增加或改设，亦有详细记载。增加改革驿站与附近驿站的方位、距离，都有交待。有些废驿也说明废止年代和原因。

这十九驿的地理范围，均在今敦煌县东北境内，是唐代中央政府为便于丝道管理和方便过往客商而设置的。新井驿、广显驿、乌山驿条有：“证圣元年正月十四日，勅为沙州遭贼少草，运转极难，稍竿道停，改于第五道来往。又奉今年二月二十七日勅，第五道中总置十驿，拟供客使等食……并瓜州、沙州审检问，令瓜州捉三驿，沙州捉四驿验

件。”又十九驿附近兴湖泊条有：“其水咸苦，唯泉堪食，商胡从玉门关道，往还居止”。这些记叙表明，这十九驿确实是唐代丝绸之路在敦煌境内的驿站，它在有关丝道的叙述上，比正史“地理志”、“外国传”和唐玄奘《大唐西域记》更为具体而详悉。

“沙州图经”在汉唐古地考证上，更有意义。

在敦煌古籍书卷内，有一些中古时代的外来宗教，如摩尼教、景教等，经敦煌传入内地的记载，已为大家所熟知的了。而关于外来火祆教经敦煌内传的记载，就很少有人注意了。

“沙州图经”四所杂神条内，专门提到了“祆神”，说“在州东一里，立舍画神主，总有二十龛，其院周回一百步。”结合伦敦所藏敦煌卷子《君者与北宅夫人》讲到敦煌曹家的一位公主，在一次旅途中，曾到火祆庙进香。伦敦所藏另一敦煌卷子《太史杂占百》中，说到某年有大灾难，人民将佛比祆，意思是说，世道反常了，大家把正宗的佛教比作外道的火祆教了。看来，火祆教在敦煌一带流传已相当广泛，相当深入人心了。以致有人在《敦煌十二咏》卷子中，专门有一首《安城祆咏》了。

火祆教经敦煌传入我国的一些情况，终于在《沙州都督府图经》和其他敦煌卷子中，找到了依据。

《沙州都督府图经》为唐写本，引唐时见存而今佚的古籍不少，如《十六国春秋》、《瑞应图》、《西凉异物志》等。诸书有的全佚；有的为后人辑本，已非唐时原来面貌。“沙州图经”引文，就成为辑佚的可贵资料了。

以《十六国春秋》为例。《十六国春秋》原为北魏崔鸿

所撰，《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均有著录，宋初编《太平御览》时，尚多征引。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已不著录，盖南宋时已成亡佚之书。传世的几种《十六国春秋》，乃明清人所辑，已非原帙。“沙州图经”所引，则唐时完本。以引文校传世本，夺文殊多，而其中有关重要史事者亦复不少。

如“沙州图经”古堤条：“按《十六国春秋》，（嘉兴）四年蒙逊子德政率众一万攻恂，恂闭门不战。至五年春，蒙逊率众二万攻敦煌，遗恂书，谕以兴亡之运，恂不答。二月，三面起堤，以水灌城。恂使壮士千人，连板为桥，潜欲决堤，悉为蒙逊所擒。将佐劝恂曰，今水弥盛，东军来者相继，虽有熊武之士，决战所无，宜速使降，因以击之。恂遣使请降，逊不许。左长史张承义，武威将军张弘等开门迎逊，恂自杀。”今本《十六国春秋》自“至五年春”至“恂不答，二月”；又自“悉为蒙逊所擒”至“逊不许”二段夺文二十七字。这二段夺文涉及到北凉灭西凉战役中的一些至关紧要的问题：北凉率众灭西凉的将帅是北凉王沮渠蒙逊，还是其子沮渠德政；北凉攻灭西凉之战的部队数量是三万还是一万；蒙逊劝降，李恂先拒后从，意欲乘其不备击逊的意图等等，都无从知道了。按今本《十六国春秋·西凉录》，这次关系到西凉灭国的决定性战争的全过程，就很难了了了。

《沙州都督府图经》所述多武周事，最近的叙事年为开元二年。据此，此书之撰写当在开元，不及天宝。

《沙州都督府图经》是甘肃现存最古的一部地方志，它所保存的资料，不仅对中古时代敦煌的历史、社会、地理、

文学、宗教、自然资源，以及唐代中西交通等方面的研究，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就是对我国古代方志编纂学方面的研究，亦有很高的价值和意义，使我们看到了唐代“图经”的面貌，了解到它的采辑资料，编写内容和编写方法，很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甘肃通志稿》

甘肃旧无通志，明至清初，甘肃全省区域地理历史的记载，多附在陕西通志内。陕西通志详于西安、延安、凤翔、汉中诸郡，略于平凉、临夏、庆阳诸郡，河西数郡尤甚。

清雍正六年，甘肃始创修通志，由许容、李迪纂，多钞撮陕西通志及各府、州、县志，仓促成书，于乾隆元年刊刻，定名为《甘肃通志》。

《甘肃通志》凡五十卷，分为三十六目。

光绪三十四年，在前志的基础上，又有升允重修，安维峻重纂，于旧志有所增减，次年，即宣统元年脱稿刊刻，定名为《甘肃新通志》。

《甘肃新通志》凡一百卷，分为十目。

民国十四年，西北军刘郁芬代理甘肃督办，着手甘肃通志的重修工作，先后成立了甘肃通志局和甘肃通志馆，由刘郁芬监修，杨思任总纂，慕少堂、张维分任协纂，于两旧志，有开有合，大开大合，并填补了大量资料。民国二十年纂成，民国二十五年杀青，未刊，故称其为《甘肃通志稿》。

《甘肃通志稿》凡百三十卷，都四万余字，分为十七纲，九十三目。

《甘肃通志稿》与两旧志相较，有较多的优点，现分述如次。

(一) 类目大为增加，并随着时代的发展，增设了民政、财富、交通、水利、教育、外交、民族等类。尤其是民族单独成志，在多民族的甘肃地区，尤为必要，在当时发生了很大的反响。民族志分族叙列，分类记事，条理甚为清晰。以戎氏氏、匈奴胡、鲜卑、吐谷浑、羌番、蒙古、回回分族；然后分别叙其族源、地区、迁徙等情况，较多地搜集了民族传说、民族史诗和地方金石资料，在某些方面的记叙上，较祁韵士《番部要略》、沈曾植《蒙古源流疏证》和英国派克(E·H·Pankel)《鞑靼千年史》为详悉。

(二) 舆地志的编纂，首先在地图方面，改变了旧方志的方位示意图，采用测量地图，分别用十万分之一到九十万分之一的比例，测绘省总图一幅，县分图八十一幅。其次，在沿革地理方面，改变旧志冗长的文字叙述方法，改用由图表叙述：由三代至民国，绘有历代沿革地图，及甘肃、青海、宁夏合图共三十幅；统部沿革表、属县沿革表、西套蒙古青海沿革表各一，将历史上各郡所属县分和变化，各县归属郡府等情况，表达得甚为清楚，能使人一目了然。

(三) “通志稿”于山脉、水系，按其走向、流向作系统叙述，改变旧志分县缕列，避免割裂、凌乱、重复现象。

“通志稿”于山脉、水系，叙述周到，脉络分明，井然有序；而旧志所为，山脉之主干、支脉，河流之主流、支流，分别割裂于数省、数十县，实不便查检。

(四) “通志稿”金石、艺文两志，内容丰实，甚有特

色。

汉唐皆都长安，陇右实为近畿之地，地上地下留存金石文物甚多。“通志稿”以石器、陶器、金器、石刻、造相、摩崖等分别著录，其中以石刻资料所收碑刻文，尤其是唐碑文字，最有价值。

艺文志按经、史、子、集详列历代著述，可以说甘肃历代著述目录，是研究甘肃文化学术史的重要资料，并附有甘肃历代学人翻译佛经目录一份，亦颇有用。

“通志稿”于艺文志之编纂，不同于一般志书记载冗长的诗文，是极为得体有用的。

《甘肃通志稿》的缺点和不足之处，主要为：

“通志稿”清稿于民国二十五年，已是科学调查的时代，但如对地质、矿业、工业资源等，仍用旧有档案资料，缺乏科学的调查，遗留下来不少的错误。从整体内容上看，对近现代史料注意不够，反映太少；反映政府事务多，反映人民生活少。一些类目界限模糊不清，如实业资料应入财富，误入民族志；土司资料应入民族志，误入职官志；学艺似应入教育志，误入民族志；边事志和民族志似应合为一志等等。

《河州志》

河州志乘，创始于明嘉靖二十五年，由知州任官修，通判刘承学纂。先是嘉靖初，州人吴桢曾为州知，稿成而身故。吴成化间人，《河州志》卷三《选举志·科第》、《人物志·乡隽》载：“吴桢系千户阴袭，成化甲午亚魁，……学问博洽，吟咏优长，号亦乐子；潜心郡志，稿成而卒”；“晚